

吴风越雨

原乡

| 季小英文 |

实在是爱透了那条老街。

曾无数次穿梭在那片位于浙江平湖老城中心的南河头街区里,总是被那片原色乡土的记忆而唤醒。就是这样一片原色,无论初见的热爱已过去多久,每次走进,一切都在,真情与感动。

老街承袭了两街夹一河的水乡古镇格景,有水的老街,更具生命本初的纯挚。甘河上的风也不知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,昔日东侧勤俭路上来往的人群和车辆,或熟悉,或陌生,都在轻微的晃动中揉碎了日子,一块一块像湖上的波影。日光也好,月色也好,微风拂动,才摇曳出日子的琐碎与自然。

在我的视觉里,南河头既不是周庄,也不是凤凰,那些原本很美的风土人情早已出落成水乡的风情雅致了。只向往老街的安静、平凡,远离了繁华,却有一番悠然,才能生出一份感受生命的清静来。

记忆中的南河头原住民生活似乎永远都是一成不变。一个煤球炉唤醒的老街和小巷,一把充满岁月沧桑的剃发刀,还有挑逗起老平湖人无限味蕾的“华大头”蟹壳黄……人们的生活或许就隐逸在寻常巷陌的百姓人家里。

而老宅子的存在,似乎是一种秩序。穿行在老宅子幽长的小巷里,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。依稀昨昔,里面是园,外面是巷,剥落的墙,夹出的道,南河头最著名的巷弄有:博陵里、荷花池、南台弄、北台弄、杨居弄、大弄等等。

脑海中曾无数次地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:每当晨曦一点点亮起来时,最好还有薄薄的雾,光是平直的,勾出轮廓,细工笔似的,给南河头打下了墨稿。而第一缕阳光肯定是投射到瓦面和山墙上的,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:那木框窗式是细雕细作的;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。随着光线的移动,山墙上的裂纹也出现了,还有点绿苔,触手有凉意似的。而山墙上的裂纹简直就是中国山水画中的皴法了,这是很美的图画,几乎是绚烂的,又有些荒凉,有些年代感。

于是,两旁山墙形成的透视又是何等深远。这里曾是老百姓们乘风纳凉、家长里短的悠闲空间,更是孩子们跳橡皮筋、滚铁环、

围着爆米花炉子欢呼的纯真时光……

老屋之间狭长的弄堂,还有那些砖瓦苔藓,如今,印刻着旧世纪的沧桑。除了弄堂里的居民进进出出外,已少有行人探访。但也正是这种空寂,偶尔出现的足音才会传得格外悠远。

作为江南水乡的女子,对诗人戴望舒的《雨巷》情有独钟: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/彷徨在悠长、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如果时空可以倒转,如果戴望舒也来走走南河头的雨巷,那么旧式弄堂里所阐释的生命意义,则依旧是挥之不去的思想巷道了。

老街惠存着百年市井风物。历史的长河中,平湖老城曾遭受过日本人的轰炸,曾经富甲一方的葛氏宅第,以及白果树下的周氏屋宅都在日军的轰炸中留下了断壁残垣。而老街上的莫氏庄园却躲过了历史的战乱,成了老街上风物的代表。

每次入得庄园,总是注目于园内建筑上的雕饰。我在想,在庄园的雕刻艺术之中所渗透的,是中国古人的文化思想,在具体的建筑布局、形制及其雕饰背后,所体现出的是宗法社会儒家的伦理道德观。家族和睦兴旺、荫福后代的愿望通过一定的图案形式表现出来,为建筑雕饰艺术打上了宗法伦理的深深烙印。其中,亦有体现民俗意趣、民间吉祥的图案,用借形、借音等手段,寄寓百姓的民间崇拜意识和对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的祈盼。

如今,庄园静静地隐寓于老街的石板路边,在阳光的沐浴中与人们仿佛进行着穿越时空的无言对话。我知道,作为人类文明教化的造型艺术必是海善、求真、颂美,相对善于借大匠法器而言天下道理的民间雕饰艺术而言,其中所包含的人们善良而美好的愿景是古今共有的。

于我,南河头就是这样一方乡土,纠葛出数夜的未眠与牵挂,老街就是老街,任时间变化,她依然恬静、优雅,别无所求的泰然自若。在南河头老街上走着,走过的地方有历史的脚步、文化的记忆,还有人们生活的足音;在南河头老街上走着,也总有一股力量在吸引我,这力量的深意和来处,应该就是家的思恋,原乡的味道。

片羽

摘尽枇杷一树金

| 芮海林文 |

皖南歙县“三潭枇杷”,享有“天上王母蟠桃,人间三潭枇杷”之誉,歙县被国家命名为“中国枇杷之乡”,是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。近日,我们几个摄影迷背上沉甸甸的相机,慕名驱车来到黄山市歙县南郊20多公里、风光旖旎的枇杷主产区深渡镇采风。

歙县深渡镇,环山临水,宛若一幅淡淡的泼墨山水画。难怪清代诗人凌廷堪在《深渡》诗中云:“客子溪头晚放船,缓缓双桨下长川。一湾流水清见底,两岸乱峰高刺天。”举目远眺,山上万木森森,竹林青青;山下波光粼粼,轻舟泛水。

深渡金黄色的枇杷,经阳光照射,美不胜收,风韵醉人。我耳边忽然响起宋代诗人戴复古在《夏日》中的诗句: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,便连忙按下快门,一幅《摘尽枇杷一树金》的画面摄入机中。

“夏月枇杷黄似橘,年年新果第一批”。高挂枝头的枇杷,像一颗颗耀眼的珍珠。顽皮的孩童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树,摘下一串串,囫囵吞枣地吃上一顿;即使不会爬树的,也会自己搬个凳子,在竹竿上绑把镰刀,然后朝着枝头随便一拽,也能轻而易举地采到。

在深渡沿江村落一位大学同学小潘家,他介绍,“三潭枇杷”指新安江的漳潭、绵潭和淪潭三个自然村一带,地理、气候为枇杷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他家门前坡上的枇杷树,金灿灿、黄澄澄的硕果摇枝。说是他10岁那年和爸爸一起栽的。枇杷树成活率很高,很快便长大了。枇杷树和广玉兰非常相似,远远望去就像一把撑开的雨伞。枇杷的奇异之处在于,它秋日养蕾,冬季开花,春来结子,夏初成熟,故被人称之为“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”。

同学小潘是安徽科普家协会会员,他对枇杷很有研究。在他家院中,我们边品赏“光荣钟”枇杷,边听他讲“枇杷的故事”。枇杷是我国南方一种著名水果,原产我国四川、湖北等省,后流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。其中江苏的吴县、浙江的黄岩、福建的莆田和安徽的歙县较为集中。我国的枇杷种类有百余种,按果肉颜色分为白沙和红沙两类。白沙味甜似蜜,香味浓郁优于红沙。按果型分,有圆果种和长果种两大类。常见的白沙品种有“照钟”“青钟”“白梨”“早黄白沙”和“软条白沙”,其中后两种为白沙枇杷之上乘。在红沙枇杷中,较有名的有洞庭山的鸡蛋红枇杷、浙江塘栖的大钟枇杷、湖南的牛奶枇杷和安徽歙县的光荣钟枇杷等。枇杷果肉柔软多汁,甜酸适度,营养丰富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枇杷,甘、酸、平、无毒,主治止渴下气,利肺气,止吐逆,主上焦热,润五脏。”枇杷的根、花、皮和叶都可入药,各有其功。枇杷叶是常用中药,经蜜炙后,有清肺和胃、清热解暑等作用,常用于治疗肺热咳嗽。市场上的中成药中以枇杷叶为主的有枇杷膏、枇杷露和枇杷冲剂等。

据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记载,我国栽培枇杷至少两千年历史。枇杷为蔷薇科,枇杷属,常绿乔木。因叶长而大,犹如琵琶,古人还称枇杷为“琵琶”。

与时间赛跑,打通大脑生命线

“与时间赛跑,与死神博弈,我们成功了!”近日,在无锡凯宜医院,医患之间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,一台高难度的脑血管介入取栓手术顺利完成。

平时一向身体硬朗的殷阿姨今年已经83岁高龄,在6月1日午饭过后突然晕倒失去意识,被家属发现后紧急送医并辗转来到了无锡凯宜医院。无锡凯宜医院名誉副院长、大内科主任徐默玲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抢救,仍然激动不已。她告诉记者,患者当时意识不清,瞳孔向右侧凝视,左侧肢体比右侧肢体肌力明显要低。相关症状显示,这位高龄患者可能出现了大面积脑梗。当时摆在医护人员面前的有三种选择。第一是使用活血化瘀药物和对症处理,但病情可能在三日之内出现暴风雨式的进展;第二种是静脉溶栓治疗,考虑到患者的年龄,出现脑出血等并发症的概率很大。最后只能考虑第三种选择,冒着风险做介入手术,这也是患者的唯一希望。欣慰的是患者家属充分信任医院的专业性,医患之间也达成了一致,不计风险全力以

赴做介入手术。最终,在患者后动脉交叉支发现了血栓,并成功取出,挽救了患者的生命。“这里的专家像是有火眼金睛,凭一张片子就确定我母亲的病情,经过科学治疗,现在我母亲的语言、肢体功能已经恢复。”患者家属也对医院的救治能力竖起了大拇指,表示这一次选对了医院。

“对于83岁高龄的老人来说,能够闯过这一关太难得了。”无锡凯宜医院院长沈哲也颇为感慨。他表示,无锡凯宜医院一年多以来发展步伐很快,每月的手术量在一百台左右,其中三四级手术达到了40%。无论是各类外科腔镜手术还是内科介入手术,医院的手术效果都不错。据了解,“外科微创化、内科介入化、检验分子化、医技临床化”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,任何一台高难度手术都对医院设备、管理细节、专家队伍、临床经验各方面提出了严标准、高要求,更是对医技科室、辅助科室等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,这样一台针对高龄老人的脑血管介入取栓手术,也体现了无锡凯宜医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担当。(顾明)



六月

摄影一鸿